

△国学讲堂

为什么会有“一字多音”现象？

杜旭初

近日，一条“注意!别再读错了,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!”的新闻刷爆网络自媒体平台。文中提出的许多普通话语音与一般人习惯说法有所不同,因此被称为“音改”。虽然,国家语委等权威机构很快就做出澄清了,称2016年6月6日发布的《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(修订稿)〉征求意见稿》至今尚未正式发布,因此此次自媒体曝出的所谓“音改”,并未成真。笔者今天想从所谓“音改”(术语中称作“审音”)的主要对象“一字多音”现象,来谈谈有关“审音”的学术思路。

说到“一字多音”现象,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概念等于“多音字”。其实,多音字只是“一字多音”现象中最普遍的一种,还有“文白异读”“专有名词异读”等不同情况。笔者就从这几种现象的定义出发,分别讨论它们和审音的关系。

对于现代人来说,汉字的主流使用方式采取“一字一形一音一义”的三要素一致形式,这其实是明清直到当代不断规范汉字使用的结果,但是在更古的时代,汉字使用并没有那么多约束。学习过书法的人,一定对汉字形态的丰富多样,有深刻的认识,现在作为规范对象的“异体字”也只是冰山一角,如孔乙己所说的“茴”字四种写法。而一字的读音,也和形体一样,有着多变性。其中最常见的情形有两种,按传统的说法一个是“破读”,一个是“通假”。

所谓“破读”,就是用不同的发音表示不同词义或词性,可以类比欧洲语言中的形态变化,只不过汉语中采取改变声调的方式。笔者中学时代还在教学的有“雨”念上声yǔ意为名词“雨”,念去声yù意为动词“下雨”;“王”念平声wáng意为名词“君主”,念去声wàng意为动词“统治、称王”;“骑”念平声qí意为动词“骑马”,念去声jì意为名词“一人一马合为一骑”等等。当然,这些“破读”的情况,国家语委、国家教委和广电部于1985年12月发布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中已经取消了它们的去声

一读。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这一类多音字在被使用着,比如,“背”表示名词“后背”的去声bèi,和表示动词“背负”的平声bēi;“好”表示形容词“美好”的上声hǎo,和表示动词“喜好”的去声hào;等等不胜枚举。姓氏的异读,如储读平声,纪读上声等,大多也属于这一类。这一类多音字,在历史上,朝着两个方向发展,合并音或分化字,最终形成“一字一音”。

先说“合并音”,这是历史上不断自然发生的过程,在今天依然继续着,例如“载”有上声和去声两读,用做动词时,上声表示“记载”,去声表示“乘载”,两者分工明确,但是,在使用中“下载”和“载歌载舞”本应读去声,却在很多人口中,成了上声;另一个例子,是“冲”在“冲压”一词中读作去声,但是很多人口中,已经读入平声。积非成是,未来两种动词用法会不断混淆,最终就会向着统一读音的方向发展。“说”的去声一读shuì,“说服”“说客”等词语中的用法,已经被《审音表》取消,就是基于二者混淆的考虑。《审音表》中统一掉了的许多“破读”音,也基本都属于这种情况。像“骑”字的两种读音,在使用中混淆的情况并不多,但是《审音表》已经将它们合并,因此引起比较大的争议。

另一种情况就是“分化字”,给原来的字,字形上加一个符号,承担一个读音,把一个多音字,变成两个或多个单音字,在语文教学中被归入“古今字”,在文字学中属于“孳乳字”的一种。例如,“责”字分出“债”,“说”分出“悦”,“内”分出“纳”,“辟”分出“避”等等。当然,这种多音字有时不光声调变化,也有声母甚至韵母变化。

所谓“通假”是中学文言文文教学的一个重点,也是难点,因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两种汉字使用方式的叠加。有正确的字不去使用,通常只是一种仿照古代用字的写法。更多的时候,是第二种情况,确实是无字可写。这又涉及到上文提到的“古今字”的概念,那些“正字”尚未造出来,古人只好借一个字来

写,就产生了假借现象。也就是说,第一种情况是第二种情况衍生出来的。有时候,借的不是同音字,而是音近字,就产生了多音字。例如,“有”通“宥”,“政”通“征”,“邪”通“耶”等。这一类多音字,现在除了读古籍时需要用到,应该已经不再使用了。少数如“房”又读旁,在“房皇”“阿房宫”等少数词汇中残留,未来应该也会取消。

“文白异读”“专有名词异读”两类情况,一般不称为“多音字”,因为这两种都是由于语音变化产生的异读,并非这个字本有多个读音。两种现象的成因一致,所以笔者把它们合起来论述。汉语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,语音总是会发生变化,明代音韵学家陈第就已认识到这一点,提出“盖时有古今,地有南北,字有更革,音有转移,亦势所必至”。同一个字的语音,“文白异读”和“专有名词异读”,都涉及到“时”和“地”两个方面。从“时”的方面说,就是为了保留更早时代的读音,如“秘鲁”的“秘”。这是一种理想,但往往很难和古旧的读音保持一致。从“地”的方面说,就是不同方言中,同一个字的演变方向不同,产生了两种读音,然后又在普通话中混合起来,形成在不同情况下,使用不同读音的习惯。普通话中,有薄、剥、给、壳、露、削等字,因为本来就是同一字一音一义的分化又混合,两音的区别,并非截然,这些字也成为普通话教学的重点,以及考生的噩梦。其中以“血”字的xuè和xiě两读最令人迷惑,如今标准已经合并为一个xuè音,极大地方便了语文教学。类似的情况,还有“六安”“大栅栏”“蚌埠”等地名的读音,当地人的读音属于方言,过去根据“名从主人”的原则吸收到了普通话中,现在则从其中剔除了,又减少了一批多音字。当然,这一改动在2016年,也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笔者认为,减少不必要的多音字,是一个正确的原则。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

鲸鱼闹海 郑国华 摄

△世相漫议

让思政课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

袁 浩

当前,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不断加强,思政课成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。青少年学生处在思想道德发展的关键期,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。思政课就是要培养、巩固和发展好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,破解他们可能遇到的懈怠、困惑等成长困境。

但毋庸讳言的是,在不少人看来,思政课往往等同于“无聊无用课”“枯燥乏味课”。在一些学校里,我们仍然听到不少同学、教师对思政课的“吐槽”:内容无法紧跟现实,说教色彩较重,教师水平不一,课程专业性不强等等。

让思政课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,一方面要改变思政课“内容高大不接地、概念抽象

冷冰冰、理论高深无大用”的刻板印象。事实上,思政课的内容应该因时而进、因势而新。比如教育学生爱国,将“一带一路”等时下最热的话题带入课堂,将诸多“中国智慧”与“中国方案”对世界经济、社会、民生等的贡献带入课堂,恐怕比单纯的说教更管用。只有恢复思政课来自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真身,塑造接地气、贴近生活、务实管用的新形象,才能让思政课从内容上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。

让思政课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,另一方面要主动适应青少年学生获取知识、接受信息的习惯,做到形式有创新。在信息多元的时代背景下,思政课应尽量有即时性、互动性、沟通性,宜采用多种形式进行。比

如,充分运用视频、实物场景、沙盘模型等手段和元素,通过课堂演讲辩论、知识竞赛、线上线下配合教学,课堂教学同微电影、纪录片相结合,将课堂搬到校外进行实践活动,将文艺表演融入思政课堂等等,这样的思政课才会别开生面、有益有趣,才会真正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。

总而言之,好的思政课不要端着表情,不要板着面孔,而要华丽转身,满足青少年学生成长发展中的需求和期待,从内容到形式都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,这样才能使思政课知识内化为学生良好的个性修养,外化为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自觉行动,才能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。

中国古典文学,尤其是历史演义和公案武侠小说,里面的角色大都会有绰号。比如,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孔明号称卧龙,庞统号称凤雏,司马徽号称水镜,孙策号称小霸王,许褚号称虎痴;《隋唐演义》里的秦琼人称赛专诸、似孟尝、神拳太保、双铜大将,尚师徒号称四宝将;《三侠五义》里的南侠展昭,北侠欧阳春,钻老鼠卢方,彻地鼠韩彰,穿山鼠徐庆,翻江鼠蒋平,锦毛鼠白玉堂等;而《水浒传》里的好汉们几乎人人一个绰号。

其实,起雅号的传统古已有之。如陶渊明在住宅旁边种柳树五株而自称五柳先生,黄庭坚曾就读于潜山县山谷寺,故号山谷道人。欧阳修号醉翁,晚年又号六

一居士,他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两个雅号的由来。《醉翁亭记》曰:“太守与客来饮于此,饮少辄醉,而年又最高,故自号曰醉翁也。”《六一居士传》云:“吾《集古录》一千卷,藏书一万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,吾老于其间,是为六一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居士是旧时出家人对在家信道的人的泛称,同时,这名词还是很多文人雅士的自称,如李白自称青莲居士、苏轼自称东坡居士、李清照自称易安居士、唐寅自称六如居士等。有些诗人甚至有多个雅号,如李清照雅号有易安居士、正宗第一、婉约宗主、三瘦等。

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。唐朝诗人有雅号的不在少数,如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、诗佛王维,诗豪刘禹锡,诗狂贺知章、诗骨陈子昂、诗杰王勃等。有趣的是有些雅号并不雅,如诗魔白居易,诗鬼李贺,诗囚孟郊,又称寒酸夫子,诗奴贾岛,这魔、鬼、囚、奴、寒酸夫子等,无论如何不能说雅的。诗仙、诗圣的雅号固然光芒万丈,王昌龄“诗家天子”的称号也不遑多让,另外王昌龄又被称为“七绝圣手”。宋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高峰,宋朝诗人有雅号的也不在少数,如诗神苏轼、范履霜范仲淹、红杏尚书宋祁、梅妻鹤子林逋等。

古代诗人的雅号或取自艺术成就,或取自创作对象,或脱胎于写作风格,或来自个性形象。

由诗人的艺术成就得来的雅号。如诗仙诗圣,既是雅号,又是至高无上的荣誉,也是对两位伟大的诗人艺术成就的准确评价。李诗杜诗是盛唐诗歌的两座高峰。李白的诗飘逸浪漫,豪放雄奇,想象奇特,被称为谪仙人,诗仙的称号恰如其分。杜甫的诗沉郁顿挫,工整典雅,各体俱工,诗中有史,是唐诗中的集大成者,郭沫若评为“诗中圣哲”,诗圣的桂冠当之无愧。陈子昂的诗诗意激昂,风格高峻,大有汉魏风骨,故称为诗骨。王勃的诗流利婉畅,宏放浑厚,独具一格,故称为诗杰。李贺的诗冷怪新颖,意境奇崛,故称为诗鬼。苏轼的诗挥洒自如,清新刚健,故称为诗神。

由诗人的形象、性格或习惯得来的雅号。贺知章秉性放达,其诗清新潇洒,自号四明狂客。骆宾王喜爱以数字入诗,人称“算博士”。白居易吟诗成癖,如同着魔,故称诗魔。李贺因其手指奇而长,被时人称为“长爪郎”。孟郊因一生坎坷,际遇凄凉而得名寒酸夫子。晚唐诗人温庭筠文思敏锐,每入试,押官韵,八叉手而成八韵,时人号之“温八叉”。范仲淹喜欢弹琴,平时只爱弹《履霜》一曲,于是时人称他为范履霜。林逋隐居西湖孤山,赏梅养鹤,又终身不娶,故得了个“梅妻鹤子”的雅号。

由诗人的代表作或佳句得来的雅号。杜牧有杜紫薇、杜三烟两个雅号,都取自其代表作。杜牧《紫薇花》云:“晓迎秋露一枝新,不占园中最上春。桃李无言又何在,向风偏笑艳阳人。”全篇无一字提及紫薇,通过描写桃李的艳俗,反衬出紫薇花淡雅的高尚情操。这首诗咏物抒情,借花自誉,是咏紫薇花中的佳作,因此,杜牧被人称为“杜紫薇”。“杜三烟”的雅号则取自他有三处含有“烟”字的名句,分别是:烟笼寒水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;惆怅无因见范蠡,参差烟树五湖东;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韦庄的《秦妇吟》与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木兰辞》并称“乐府三绝”,韦庄也因为这首长篇叙事诗被称为“秦妇吟秀才”。僧人贯休有“一瓶一钵垂垂老,万水千山得得来”之句,被人称为“得得和尚”。北宋的宋祁《玉楼春》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之句,因其官至兵部尚书,时人称他为“红杏尚书”。秦观《满庭芳》首句“山抹微云,天连衰草,画角声断谯门”颇受苏轼喜爱,称秦观为“山抹微云君”。北宋词人张先,因诗句精工而受人称赞。据《古今诗话》载,张先初以《行香子》词有“心中事,眼中泪,意中人”之句,被人称之为“张三中”。张先对人说:“何不称为‘张三影’,‘云破月来花弄影。’‘娇柔懒起,帘幕卷花影。’‘柔柳摇摇,堕轻絮无影。’都是我的得意之句。”世人遂称之为“张三影”。应子和曾写过“蜡烛烧短红”“风雨落花红”“两岸夕阳红”三个名句,被人称为“三红秀才”;王士稹因“春水平帆绿”“梦里江南绿”“新妇矶头烟水绿”三个佳句而被誉为“三绿词人”。

因诗人的创作对象而闻名的雅号。南朝诗人谢道韞曾以柳絮咏飞雪,人称“咏絮才”。与她同时代的谢无逸写过三百多首咏蝴蝶的诗,被人称为“谢蝴蝶”。唐代的郑谷因一首《鹧鸪》而成了“郑鹧鸪”,崔珏以赋《和友人鸳鸯之什》因号为“崔鸳鸯”。宋人许秋史有“人在子规声里瘦,落花几点春寒骤”的诗句,人们称他为“许子规”。宋代词人张炎《解连环·孤雁》词广为流传,人皆称之“张孤雁”。梅尧臣以《河豚诗》而得名,人称“梅河豚”。明代诗人袁凯以《白燕诗》出名,人称他为“袁白燕”。

最悲催的绰号是五代后蜀的王仁裕,写诗万首,时人称他“诗窖子”。看来诗人光勤奋也不行,还得要出精品。透过诗人的这些具有个性的雅号,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诗人湮灭在历史时空中的可爱形象。

△品茗谈文

诗人雅号漫谈

汪翔